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
第四十五回 難中難重逢命案 錯又錯大破奇冤

話說魏勇聞那人一片言語，甚是如意，即叫那人順說。那人道：「現今那女子在何處？」旁邊一人答道：「鎖在後院閒屋。」魏勇即叫手下人領著那人到後院開了房門。那人道：「你們各自去罷，待吾慢慢順說。」支開賊徒好下救手。眾人聞言而去。那人進的屋來，只見裡間門關的甚嚴。閤風自嚴，許誰窺探。推了兩推，卻是推不動，便向門內道：「開開門罷，吾是救……。」一言並未說完，寫此人急救淑媛，半吞半吐，情狀如畫。開門，吾是救你來的！」裡頭並不答言。那人忙將里門托開，掩進身去。只見一女子懸樑而死。寧可殺身以完節，斷不延頸以求活。淑媛貞烈，誰不欽仰。那人慌忙救下，半時不見醒來。料難回生，遂跑到前院，見了魏勇告知。魏勇歎了一口氣，不吉之兆。吩咐手下人拉出賀淑媛速速掩埋。」那人道：「天已不早，不若等到半夜再埋不遲。這個時候倘弄出事來如何開消？魏兄不必煩惱，美人甚多，再找一個亦非難事。」魏勇聽從。到了半夜，那人隨魏勇手下人將賀淑媛抬到一所松林，掘一坑子，將屍埋好。一顆明珠土裡埋，何處覓返魂香耶。回到魏勇家中告知明白。

次日，魏勇置辦酒菜與那人用過早飯，那人道：「弟到靜海城內外走走，討幾處帳。魏兄也將欠項打整齊備，為弟回來捎著才好。」魏勇應允。那人遂告辭而去。不料那人竟從孟村抄至滄州城內，直赴州衙喊冤。此是第二起喊冤人，點明那人實救淑媛一筆。

卻說杜清在河岸驗過情形，一面叫人打撈屍首，一面差人捕拿賊寇。剛回衙中，又聞喊冤之聲。急忙升堂，將那人帶上問過：「你係何冤姓甚名誰，速速報上！」那人答道：「小人係天津人，現在永清開一行商客店。去年十一月間，有此處孟村魏勇住到店中，也賣了他七八十吊錢。後來他盤費不足，小人看他為人不錯，人心隔肚皮。給他取了幾十吊錢，言明三個月歸還。今已四個多月，並未送去，所以到此討帳。不料到他家時，酒飯相待，他酒醉之後，吐出一股惡情。那魏勇原係強賊，小人那裡得知。做事兩不知。他說搶到一女，不從他願，要將那女打殺。小人巧言迴護，謊稱與他順說，那知那女業已自盡。小人不敢聲張，哄著他們，埋了那女，又假稱他處討帳，才到此叩稟大老爺，速速捉拿魏勇，勿得洩漏。」計事不密，大害難除。杜清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答道：「小人叫任習正。」至此方說出真姓名，前李金華直言訓後不虛受教矣。目中正視無淑媛心中正念有淑媛，更見習正之正處，前金華救習正為大恩人，今習正救淑媛為金華大恩人。倘金華得知，當稱謝不已焉。杜清道：「女屍現埋何處？」任習正以實相告。杜清忙差四班人役，捉拿魏勇一班賊徒。又差人收取女屍，杜清親自隨後。

霎時來至孟村將魏勇家團團圍住。那魏勇何曾懼怕，竟與人役廝殺一場，拒捕毆差不虛強賊名字。攏空逃走，僅獲賊徒四人。吩咐暫且回衙。尚未上轎，那收取女屍的慌忙前來跪稟道：「女屍不見，只一空坑。」又生出一起疑案。杜清聞此，待了半時方道：「只好暫且回衙，再作計議。」遂同人役起身。

走出二里多地，忽一人跪至轎前，連聲喊冤。此是第三起喊冤人。神差鬼使自投案下。杜清吩咐住轎，問道：「你又是甚麼冤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今日五更出來撿糞，偶至孟村密松林中，見一群狗拉著一女。小人忙將狗喝退，狗見人屍紅眼，狗黨見女屍亦紅眼。人喝狗聲耶狗喝，狗退耶。看了看那女尚未絕氣，遂救至家中。待不多時，那女蘇來，挺身而起，滿口亂罵。小人問他並不回答。小人的兒子著急嚇呼，要打那女。那女見要打他，舉手打了小兒一個嘴掌，竟將小兒打死。打死正好，先為滄州除一賊子。大大爺快給小人做主罷！」杜清道：「這個作的甚麼主？你既然救活那女，就該追問來由，豈可再去打他？其中必有隱情清極。你這一面之詞不足憑信。你老爺正尋找此女，現在你家了？」答道：「現在小人家中。」杜清道：「你頭前引路。」那人前走，杜清帶領人役隨他而去。

到村中搭了公座。杜清落座。那人將所救之女帶至座前跪倒，哭泣不止。杜清問道：「這一女子可是賀淑媛麼？」惟恐錯了，另生瓜蔓。答道：「是。」先破一層疑案。問道：「人家救回你來，為何反傷其子之命呢？」答道：「他救回民女，固然恩同再造，焉得不報其恩，反傷其子？只因民女昏迷之中，聽他家言語不祥，所以如此。」欲語含羞，情態如畫。杜清道：「怎樣不祥？何妨說明，不必礙口失羞。」答道：「事到如此，也不得不說了。民女先前被難。」杜清道：「先前之事，勿庸再說。只說這一事罷。」答道：「他家將我救回，尚未能起。一家老幼俱說民女容貌甚好，要與其子為婚。與魏勇一樣強霸。及民女甦醒起身，以許配李金華相告，他家只是不聽，卻說無證無對。民女分辯幾句，他兒子硬不說理，要打民女。扭住頭髮，尚未打及，民女焉得任其羞辱？不料回手一掌，竟將他打死。大老爺聖明在上，如日之懸，所有冤情，無私不照。前贊美謝公如青天鏡懸，既明矣，而民冤無不明。此贊美杜公如澄明日懸，既清矣，而民冤無不清。淑媛真賢淑而多才也。求大老爺格外施恩，下度愚情，民女雖償伊命，死無怨言。但不知民女之恩父母，海深之冤，何日得明。大老爺若為力捕賊寇，按律正法，民女死在九泉，亦當稽首叩謝。」寫淑媛不忘恩，不改節，無不尚透。杜清向喊冤人道：「本州量有隱情，果有此事。」答道：「莫說他是誑言，就是真事，誰強他不成？無論說麼，打死人的總得償命。」杜清怒道：「哇！本州看你無知，不重責你，還敢滿口胡說！若有不服府裡，呈著本州去罷！」非偏護女子，是正大無私。搭轎進城，那人竟不讓走。定要投首。杜清道：「久聞滄州良民甚少，豈止滄州。看你甚是刁惡，素行難端。人役們，將他鎖起，是正辦，免得跑了為懸案。帶回本衙，你老爺還有事問他。」人役聽此，如將得令，將那人拉住，上了鎖子，便請起身。杜清道：「再到李村看看撈屍的怎麼樣，叫村中套輛車，將賀淑媛姑娘送到衙中。」又反念道：「隨在轎後罷。」

話不多敘，轉眼來到李村，見那些水手南北分撈，各撈出裡許，卻撈著男女二屍。載回原處，抬到岸上，請杜清看驗。任習正因隨同捉賊，亦在杜清身旁。杜清正然看驗，任習正忽跪於屍旁，失聲大哭。哭者為何，令人茫然。杜清道：「你哭甚麼？」任習正嗚咽道：「並非謝公夫婦，原係小人爺娘。任習正為賀淑媛救生恩人，賀淑媛又為任習正證死恩人。不有前日救生白冤之好心，亦不得有今日證明冤之實效。不為覓賀淑媛恩父母之新屍。亦不能見任習正亡父母之舊屍。錯中錯，錯也何其巧。冤裡冤，冤也何其奇。嗟嗟，雖作者之曲筆傳奇，吾恐杜清亦且昏煩無計矣。大老爺速給小人做主罷！」說著又哭起來。這卻將杜清心中問的一點也不清了。杜清向任習正道：「你老爺給你拿人就是了。」又叫人撈屍。撈了半天，何曾有點影像。不得不回衙中，再作理處。

回到衙內，將賀楊氏傳至內堂，與其女同居一室。奇哉賀淑媛復得其所矣。前非遇謝公之明鏡，雖淑媛如珠之輝，亦將潛光難發。後不遇杜公之清泉，雖淑媛如玉之潔，亦將污垢難洗。從百難中寫出無窮節烈，作者非工於畫眉也。其傳神韻寫性情，逼真如畫費盡苦心者，果何為乎？無非舉一真全貞操者，為天下萬世立美標而已。杜清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。遂與其僕名杜義者商酌。杜義道：「這事難明，不若小人同老爺扮作此處土人模樣，在此城左右村莊密密訪察，或得真情，也未可知。」前有李忠代主受打，今有杜義伴主訪，一忠一義，兩美交濟。杜清從其言。暗弄幾件粗衣，主僕打扮妥當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私出州衙，直向孟村一帶而去。日已西沉，行至一所小莊，即在莊頭土地祠歇。不時天將二鼓，遂住於土地祠中，兇暴難除神明痛恨，其必默助此行乎。不多時，聽得路上有幾人走著說道：「咱村裡鬧榮昨晚响，不知上那裡去。次日早晨背來一個閤女，不知怎麼鬧的，連他兒的命也搭上了。鬧榮沒有喊成冤，州官將他帶了去，這是怎麼說起？」一人答道：「那個小子，還有什麼說頭！成天家和孟村魏勇打成骨頭連成塊的，還有什麼好事，不用管他！」二人唧唧咕咕，越說越遠，漸漸不真了。非土地神暗差人洩漏真息乎。杜清聽了這話，便知鬧榮亦係賊徒。主僕不敢說話，止待天明再走。

到了四更多天，又聽得有人走著說道：「快走哇，快走哇！」一人答道：「慌的什麼？」前一人答道：「你真不覺悶，鬧榮被州官帶去，倘有洩漏，咱還跑的成麼？」一人答道：「他萬不能好好招認。前一人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若撈昨日那兩人，再撈著今日這兩人，那就離壞醋不遠了。」一人答道：「不錯不錯，這個新官不是好惹的。走罷走罷。」杜清聽到這裡，亦聽不真了。這便

有了實供。

不多一時，天色已明。主僕二人出了土地祠，遂向城內而走。來至衙中，換了公服，立刻升堂。吩咐將閻榮帶上堂來。閻榮上堂，依然不抗不吐實。杜清將驚堂木連拍道：「將你的冤情擱在一邊，你怎麼與魏勇通同作賊，怎麼害的任習正之父母，照實說來！」閻榮道：「你是官怎麼樣呢，就該血口噴人麼？」杜清道：「是賊必能抗刑，先打八百小板！」差役將閻榮拉下堂去，打了個皮開血出。閻榮堅不招認。」杜清欲用非刑拷問，又想太便宜他，先叫他零碎受點，又打了五百嘴掌，仍無甚事。又打了三百小棒捶，終無一語。杜清吩咐差役盤大練多加磁砂，叫他跪在上面，過午再問。及至盤好，叫閻榮跪了，便打點退堂。日夕復升堂拷問，百般引誘，用盡一切重刑，一言也未問出。杜清一怒之間，遂吩咐差役將閻榮捆起，在他渾身上下用鐵錐紮百十餘眼，每眼燃油捻一支。閻榮咬牙至死，並未供出真情。這才是真正好小子勝於邪教之小子遠矣。噫炮烙火床，無聞諸獄為爾諸惡早設坐以待，又將何計能抗冥刑乎。杜清叫差役將他拉在堂側拔火簽。派差役將閻榮合家拿下。不時鎖到。

杜清問道「誰是閻榮婦人？」一婦人答道：「民婦逢氏係閻榮婦人。」杜清將驚堂木連拍道：「！好一逢氏，不勸你夫歸正，卻引他作賊，可恨至極！抬下堂去，亂棒擊死！」劈頭一聲雷喝破賊婦膽。逢氏忙答道：「大老爺怎知民婦引丈夫作賊？豈可不問真實，即將民婦處死？」杜清道：「這是你丈夫供的你。他說他不敢作賊，係他妻領略的。他言你父是個強盜，你說此事最妙，不用費力，便可發財。就是傷害人命，離河甚近，將死屍丟在河中，焉有找對？你勸他不止一次，到後來他心中無主，所以聽從。今既被獲，不得不實情供出，你還辨的甚麼？拉下去，打！」逢氏忙道：「慢著慢著，民婦尚有一言。」杜清道：「讓你說來。」反用讓字妙妙。逢氏道：「民婦之父素行不法，後來死於監牢。見他屢次劫盜，常以民婦之父無好結果勸阻，不但不從反遭其毒。昨晚魏勇逼死一女，他說賽過天仙，不至於死。扒到家去，果然回生。後來弄出人命，自投案下。他誤供民婦引他作賊，想是勸他勸出仇來，他死還帶累他人。大老爺再思再想。」杜清道：「他昨日殺死二人，你可知道？」逢氏道：「民婦不知。只見他弄了幾十石白米家去。就是得那女子夜中。」任習正忙跪道：「小人父親有一隻小船常往山東一帶販賣糧米，必是路過此處，被他害了。不知他將船撐到何處？」逢氏道：「那些事情一字不知。」杜清道：「與你男的伙作此事還有何人？」逢氏道：「本莊有二人，一名牛群，一名暴助。前夜說快走者，即是此輩。聞說他倆業已逃走。」你還聞之在後。杜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與你無乾，回去罷。」

杜清問明此案，正欲派差役緝拿魏勇等眾。這時，從外來了十數人，蜂擁數人而至。有二人跪於座前道：「請大老爺安。」杜清道：「你們是作甚麼的？」答道：「小人等是戲班裡的，只因進城唱戲，路過風化店善風而不能化，致被優人拿獲，勿謂戲言之不足輔治也。遇一班強賊，打劫過路客商。小人等少通拳棒，業已將賊眾全獲，特送到案。」人在世間，無非一場戲耳。為忠良轉眼一世，為奸賊亦轉眼一世。孰好孰丑，觀者自察之。杜清吩咐帶上來，眾差役將賊眾帶上。

杜清道：「傳任習正。」任習正急到案旁道：「小人在。」杜清道：「你認得賊眾否？」任習正遍看一遍回道：「魏勇在內，他者不識。」說著遂指明魏勇。杜清道：「魏勇，你還有辨麼？」魏勇大笑道：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？既然被擒，任你怎辦，你老爺待死而已。」杜清見他並無懼色，依然立而不跪，遂拍案道：「斲斷其！」眾差役手拿利刃，將魏勇脛骨一踉，兩，皆缺。」杜清道：「你死不屈呀。」魏勇道：「你老爺不知殺了多少人哩，這時死了還不敷本麼。況且你老爺年過三十，也沒有甚麼活頭，倒不如轉生轉生，反得年青。」只怕不能敷罷。前有邪徒，死不知悔，曰轉眼即到天堂。今有強賊，死不知懼，曰轉生反得年青。邪與盜同一聲口，前後如出一轍。噫，有此勁骨，用之於正，豈非忠臣義士也耶。杜清也不下問，即將他收禁。又問眾賊，皆無異詞，只說待死。及問其姓名，竟有牛群暴助在內。並問明任習正之船現在何處，一一禁訖。派人找著船隻，交付任習正，賞了任習正京錢二百兩，並起回白米，令他帶靈回家不題。

路，勿得故蹈前轍，其中大意，尚在未定。僕人杜義忽進前稟道：「有一人求見。」杜清道：「他姓甚名誰？」杜義道：「沒有問明。」杜清道：「你聽他何處口音？」杜義道：「不是此處口音，似山東的人。」杜清道：「這是何人？你去問明，再來告知。」杜義領命而山。不知此人為何到此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自古滄州多樑上君子，非惟地脈使然，亦風俗傳染之惡耳。人自降衷以來，豈迥異他方赤子，但當孩提甫謝，即令服習盜賊搶劫之事，及其稍長，便令演試研鞫拷打之刑。嗟呼，以此為生涯，已為君子不樂道；以此為授受，愈為仁人不忍言。此玩法怙終之所由日熾也。想謝公之歸帆依依，值黃昏而停泊河乾。未帖羈旅之夢，陡聞母女之悲。強暴橫行，賀淑媛若甘令劫掠以躡去；盜賊肆虐，德夫婦竟同被畏逼而沉流。痛矣，憤賊黨，何其兇惡之至於如斯也。哀哉，謝公儕，胡為慘苦之一及於此乎。乃難中遇險，重逢異案，錯裡識親，誤遭奇冤，不有金鏡之照案將終懸。苟非玉壺之清，冤恐難雪，雖曰上貪下盜，責有攸歸。而此輩不由此致。固不得謂下之多盜，皆在上者有以使之也。然正可借規君子化盜之良謨焉。

理注：

卻說魏勇、閻榮、牛群、暴助等。譬酒色財氣七情六欲之賊，劫殺謝公、賀氏，俱不得安。非杜鑿泉真智，才能除暴安良，謝杏春和氣賀淑媛元神，方可得安也。

偈雲：

七情六欲亂攻心，正氣元神不得存。